

電影劇本叢書

幸福的生活

包 哥 廷 著



藝 術 出 版 社

電影劇本叢書

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

幸 福 的 生 活

H·包哥廷著

田 大 畏 譯

藝 術 出 版 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幸福的生活

著者 H·包哥廷

譯者 田大畏

編輯者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八號)

出版者 藝術出版社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一廠

發行者 新華書店

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書號(26) 本書字數37000 印刷0001—4800

31'×43'1/32 印張 $3\frac{3}{16}$ 定價5,000元

Н. ПОГОДИН
КУБАНСКИЕ КАЗАКИ

譯自 ИЗБРАННЫЕ СЦЕНА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
КИНО ТОМ 6 (ГОСКИНОИЗДАТ, МОСКВА, 1951).

內 容 說 明

這個劇本原名庫班哥薩克，它以喜劇的形式，表現了勞動的歡樂這一主題。庫班集體農莊莊員們辛勤的創造性的勞動使庫班越來越富裕，他們秋收完畢，把糧食按計劃繳給國家之後，帶着勞動的果實，趕到區中心，舉行一年一度的市集。在那裏，年青的勞動英雄達莎和養馬員國良彼此傾吐了愛情。曾經相愛過的畢百靈和吳雅——兩個先進集體農莊的主席——重逢在節日裏，他們仍彼此相愛，但由於對待集體農莊各項問題所持的態度不同，鬧了不少彆扭。吳雅的偏狹與落後的一面使他對畢百靈的戀愛受到波折，在畢百靈的幫助下，他終於克服了缺點。他們和解了。最後，市集閉幕了，庫班的集體農莊莊員們回到自己的農莊，去迎接更火熱的勞動和更幸福的生活。劇本表現了普通蘇聯公民之間社會主義的關係和純潔的感情，同時也批判了人們舊意識的殘餘。

篇。

夏天。炎熱。草原。

海洋似的、無邊的、金黃色的麥田。

和風吹起麥浪，沉甸甸的麥穗懶洋洋地搖晃……

草原寂靜……暮地，機器的喧囂劃破了寂靜。

收穫開始了。

這幾天，麥田裏、打穀場上和大路上到處掀起了打糧食的熱潮。

這是人們響應斯大林的號召，爲豐產而進行的鬥爭，這是莊嚴而歡悅的勞動的詩

收割機、捆麥機、輕便收割機、自動推進的聯合收割機向小麥地裏開去。

人們跟在機器後面。他們在捆麥子，壘大垛。

一捆捆的麥子裝上大車……草叉把一捆捆的麥子叉上高高的麥垛……麥束不斷地放

進打穀機。

打穀。

強大的聯合脫粒機在轉動。打穀場上又熱又喧人。汗水淋淋、滿臉塵土的人們把收割下來的莊稼往滾筒上送。

麥粒傾瀉下來。人們用桶子和大鏟把麥粒撮到傳送帶上，麥子順着帶子流過去，河水似地注入糧堆。

高高的麥壟中間，一部自動推進聯合收割機在行進着，麥粒兒從糧斗裏不住地往外流。

收穫正在緊張的關頭。大片大片的麥田。到處是機器，是人。

強大的聯合收割機，插着迎風擺動的小紅旗，一架接一架地在金黃色的海洋上航行。卡車奔馳，大車絡繹不絕，新收割完的麥槎地上騁馳着騎馬的人們。

傳來一片合唱的歌聲。

拖拉機上和聯合收割機上，大車上和汽車上，田間廚房裏和磅秤旁，人們到處都在歌唱……

麥粒洒呀，流呀，像一股河水。鏡頭前閃過人們晒得黧黑的面龐。

金黃的麥粒流瀉着。打乾淨的糧食愈堆愈高，像一座一座的小山。歌聲響亮。

汽車載滿了糧食開走了。有的飛馳在大路上，有的在過橋，有的在小岔道上顛簸。車子上象徵着勝利的旗幟，在迎風招展。

道路上汽車愈來愈多。

車斗上扯着橫幅標語——「把糧食獻給祖國！」，「把糧食獻給國家！」，「斯大林萬歲！」。

……空曠的田野。大堆大堆的麥稈，像金字塔一樣，聳立在田地上。

全都割淨了，打完了，草原上靜悄悄地，一個人影兒也瞧不見。

只有一羣奶牛，還有幾羣白色的家禽，在黃澄澄的麥茬地裏悠然踱着，揀些撒落在地上的麥粒來吃。一片寂靜。可是，遠遠傳來了女聲兩部合唱，歌聲愈來愈近……

兩對強壯的犍牛拉着二輛大車，慢條斯理地在大道上走着。大車上滿載了家禽。鵝、鴨、火雞不時從籃子、籠子裏探出頭來。

頭一輛大車上坐着一個乾瘦的小老頭子跟兩個老大娘——家禽飼養員倪家諾洛夫娜和赫李托福洛夫娜。她們無精打采地啞着葵瓜子，唱着一支古老的哥薩克小調。

暖洋洋的天氣，一絲風也沒有。

疾駛而過的卡車和大車後面都拖着一團團濃密的塵土，瀰漫在空中，久久不散。

在寬闊的大道上，畢百靈駕着一輛馬車，抄着路邊走，她乘的是一輛挺漂亮的二輪車，在庫班把這種車叫做「別達爾卡」。畢百靈憑着習慣，用晒得黑黑的手時而扯一扯韁繩，幾乎不需瞅道路。二輪車套着一匹勻稱的、任性的白馬。這牲口老想拐進野地裏，任自己的性子瞎走。女主人毫不費力地把它撥回頭。

幾輛卡車趕上這輛二輪馬車，從旁邊馳過，車上坐着集體農莊的青年們，大家七嘴八舌地嚷着向畢百靈問好。

畢百靈趕上載着家禽籠子和老大娘的二輪牛車。

「好啊，老爺爺！」她和悅地朝老頭兒點點頭。「好啊，老大娘！」

老頭子穩重地抓一抓草帽沿，表示答禮。老大娘們可馬上搭腔啦：

「祝你健康啊，當家的。你好啊，畢百靈。」

「怎麼唱得不帶勁呀？」畢百靈問。「怎麼的，難道瞧着草原心裏還不痛快嗎？看看吧，多少財富，穀草堆得多高。咱們打了多少糧食呀！今年秋天真算大豐收啦！」

「哪能不痛快呢。走了一天一宿，我們把世上的歌兒都唱遍啦。」

「那再從頭兒來唄。」

老大爺斜眼瞅着兩個老大娘，奚落地嘟囔了一句：

「也算唱歌的……吓唬老牛罷啦。得兒……」說完就揚起一根樹枝子吆喝牛去了。

「快趕着點吧，庫茲瑪，」畢百靈說，「怕趕不上開市了。」

「咱這是老牛，不是電驢子。使足勁一點鐘只能走十二三里地。得兒！」

牛車和二輪馬車並排緩緩而行。

「喂，我說，親愛的畢百靈同志，」倪家諾洛夫娜同情地嘆了一口氣。「你到現在

還是一個人打獨身。說實話，真丟人。」

「爲什麼丟人呢？」畢百靈奇怪地問道。

「那麼難道說是你的歲數過了嗎？想想吧。」

「你到底打的什麼主意？」赫李托福洛夫娜也隨着說。「不能一輩子守寡呀。」

「沒空兒想這個，事多。」

「這事兒不礙那事兒。」

「沒有對象啊！」畢百靈笑了。「難道要我嫁給老大爺嗎？庫茲瑪，娶我不？」

老頭子打一聲唿哨：

「心有餘，而力不足……」

老大娘還是不肯罷休：

「你只要說一個字兒就行。」

「我們準給你找到對象。」

「而且是多麼好的對象啊！」

「勇敢的鷹。」

畢百靈又生氣又難爲情，扭頭不理她們：

「取笑够了吧。……就沒有男人，麻煩也够多的了。喂，來追我吧。」

繩子一緊，衝到前頭去了。

「我們女主席真是好樣兒的，嘿，真行，」倪家諾洛夫娜說。

「我們的畢百靈有頭腦，不像你們——草包，」老頭兒嘟囔着。

飼養員們並不生氣，還跟沒事兒一樣繼續聊天。

「人長的又好，心眼兒又靈，可就是孤零零的——一無子女，二無男人，一個人過

日子，都快七年啦，」赫李托福洛夫娜說。

「做寡婦的滋味兒可不好受啊，親家，」倪家諾洛夫娜附和她的話。

「別提啦，倪家諾洛夫娜，孤兒寡婦命最苦。」

牛車慢吞吞地在草原上行進。庫茲瑪發狠地趕着老牛。

倪家諾洛夫娜往下說：

「最苦莫過守寡跟火燒。」

「親家啊，寧遭七回火燒，也不願當一回寡婦。」

這時候，一個騎馬的人，從後面趕上前來。他擺出哥薩克騎馬的姿勢，偶爾用短鞭抽一抽馬身。這是吳雅——有名的集體農莊主席。

和家禽飼養員的車子走平了以後，吳雅整一整濃茂的鬍子，點點頭，朝犍牛和家禽籠子瞥了一眼。

兩個老婆婆交換了一下眼色。

「你好啊，吳雅同志。」

「一向好啊，吳雅。」

吳雅詫異地望着這兩位老大娘，不禁流露出因自己到處聞名而得意的神情。

「老大娘，你們從哪兒認得我的？」

「誰不認識你呀？」

「你是個名人呀，」飼養員們搶着回話。

「你們是哪個農莊上來的？老牛可真不壞。誰家的犍牛，老大爺？」吳雅問。

「我們的牛，」老頭兒得意地回答。「我們是『依里奇遠訓』集體農莊。」

「噢，噢！這農莊我們知道。你們的女主席我老早就認識。從前是朋友。家禽送到

集上去嗎？可真不少。」

「這是專為賣的，」兩個女人回答。「我們有的是。」

「你們那女當家的挺能幹。過得富裕。回頭瞧見畢百靈，跟她說，吳雅問好。」

「她就在前頭走哪。」

「才趕到頭裏去。」

「真的嗎？好吧，那麼咱們回頭見吧。」

吳雅點一點頭，疾馳而去。

「這不是一個好姑爺嗎！簡直是自個兒從天上掉下來的！」赫李托福洛夫娜讚

嘆。

「哎，我的好大姐，你還什麼也不知道呢。他們這事兒，說起來話長啦。」

老大爺不滿意地回頭看看飼養員。

「得兒，」他皺着眉頭，生氣地吆喝着。

「打仗以前兩年，吳雅向咱們的畢百靈提過親事……」倪家諾洛夫娜津津有味地絮叨開了。「他倆個那時候說不上有多麼熱乎。爲什麼親事沒有辦成——這可就誰也不知道了。吳雅是個火性子，畢百靈也有一股子不讓人的厥脾氣。反正喜事兒沒有辦成。」

「他在前方當上英雄啦。」

「打仗回來——又沒有結成婚。」

「瞧他，一聽見說她在前頭，神氣都變了。」

「跑去追了。」

老頭子用巴掌堵住耳朵。

「機關槍。歇一會吧！就不愛聽你們閒嘮叨。」

飼養員彼此望了望，總算住了口。

二輛大車沿着草原上的道路慢慢地去遠了。

吳雅和畢百靈的二輪車走平了。

「向你致敬，畢百靈同志，」他彬彬有禮地說，「認不出來了？」畢百靈故意逗弄他。

「哪能認不出來你呢，吳雅？你這個人一里地外都能認出來。」

「難道我這麼顯眼嗎？」

「你的鬍子顯眼。」

吳雅滿意地笑着。

「是要有鬍子才行。我是哥薩克！」

「現在我們的哥薩克大半都不留鬍子啦。」

「那關我什麼事兒？我是光棍漢，高興時連絡腮鬍子都留上。誰管得着我的私事？」

「吳雅，哪怕你留下辮子，也沒人管得着，」畢百靈笑着回敬了他一句。

吳雅的臉在一瞬間變得陰沉起來，但是馬上又找到話說：

「你這小車兒真不錯。在這區裏是獨一份哪，要照你們那種氣派，早該買小汽車，最好是『勝利』牌的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我們的氣派？」畢百靈拖着腔調問。

「都說你們一天比一天闊啦。趕到頭裏去啦。聽說，你們都安上電燈了。」

「豈止電燈——全部操作都要使用電力了。」

「要能參觀參觀才好呢。」

「那沒什麼，請來吧，瞧瞧吧。好些人都到我們那兒去參觀。」

話題兒講乾了。兩人不吭聲地走着。他們的表情各有不同：男的顯得很激動，女的強做出滿不在乎的樣子，心裏却因為這次相遇而百感交集。吳雅在馬上偏促不安。發現畢百靈手上帶着錶，他從口袋裏掏出自己的錶來。打開錶蓋，舉到耳邊。錶滴滴答答地響着。

「能告訴我這會兒幾點了嗎？」吳雅在馬上俯下身來，有禮貌地問。
沒有回答。

「怎麼辦，我的錶停了。」吳雅假裝嘆氣。

畢百靈並不瞧吳雅，嗤一聲笑了出來。

「真有意思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你的錶滴滴答答的響聲，連我在這裏都聽得着。」

「當真在響嗎？」吳雅假裝奇怪，把錶湊近耳朵。「你瞧這事兒怪不怪，真的在響呢。」

於是，又默默無言地走着。吳雅瞥不住了，從鞍上斜下身來，低聲說：

「畢百靈，你那時候不喜歡我，是爲了什麼？」

「你這是說的什麼事，吳雅？」畢百靈不慌不忙地問。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」

「不明白……」吳雅苦笑。「唉！你葬送了我的青春！」他傷心地說出這幾個字，縱馬奔去。

畢百靈微微一笑，目送他遠去。

「從前是這樣，現在還是這樣，」她自言自語，然後，泛開笑容，仰起頭，唱了起來：

你從前是這樣，現在還是這樣，

勇猛的哥薩克，草原的鷹。

爲什麼，爲什麼又要相逢，

爲什麼擾亂了我的平靜……

現在畢百靈完全沉醉於自己的遐想，讓馬兒緩緩地拖着車子。

一輛汽車趕過她，車上滿載着西瓜和裝在簍子裏的蘋果，上面坐着一羣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姑娘。

這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達莎·謝列斯特的生產小組。她們接着畢百靈的歌聲唱下去。領唱的是達莎和她的女友劉巴——一個大胆活潑的姑娘，她身上總是迸發出歡樂的火花。

卡車在大道上飛駛，超過大車、行人、騎自行車的和騎馬的。

姑娘們快樂地、整齊地唱着。迎面吹來的風揚起她們的頭髮，擺弄着她們的頭巾。

卡車猛然煞住，停在草原上的貯水池邊。池邊站着一羣騎馬的青年。姑娘們還在繼續唱歌。

「你看，達莎，他們老盯着咱們……」劉巴對她的女朋友說。

「你捨不得讓人看嗎？」

「不，有趣極了。」

「可是我一點也不覺得。」

劉巴，就憑她那活躍的、愛交際的性格，哪兒能老老實實坐在那兒。

「這會兒盯牢了……特別是死盯着你……你倒是瞧一瞧哪，也許是熟人？」